

20 世纪军事秘密丛书

交战前夕的 希特勒和斯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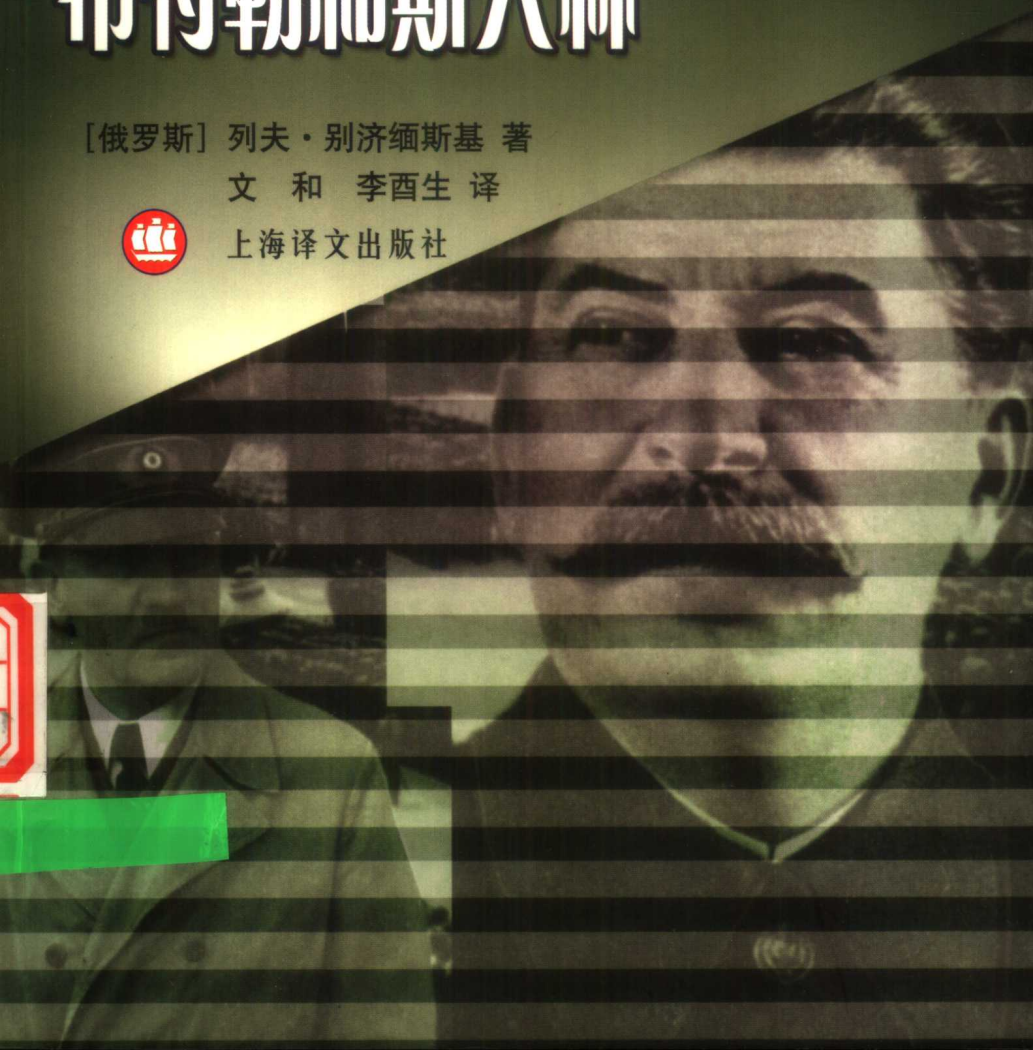
ВОЕННЫЕ
ТАЙНЫ
XX
ВЕКА

[俄罗斯] 列夫·别济缅斯基 著

文 和 李酉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战前夕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俄罗斯)别济缅斯基
著;文和,李酉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
(20世纪军事秘密丛书)

ISBN 7-5327-3063-8

I.交... II.①别...②文...③李... III.苏联—
对外关系—德国—史料—1923~1941 IV.D8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9290 号

Л. Безыменский
**ГИТЛЕР И СТАЛИН
ПЕРЕД СХВАТКОЙ**

本书根据 ВЕЧЕ, Москва, 2000 年版译出
中文本简体字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
总公司帮助获得

图字: 09-2001-267 号

交战前夕的希特勒和斯大林
〔俄罗斯〕列夫·别济缅斯基 著
文 和 李酉生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71,000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3063-8/K·112

定价: 22.00 元

目 次

第 一 章	“巴巴罗萨”计划之前的一段很长时期·····	1
第 二 章	为什么 1923 年 11 月 9 日没有建立苏维埃 德国? ·····	12
第 三 章	拉帕洛——另眼相看 ·····	19
第 四 章	达维德·坎杰拉基的使命 ·····	40
第 五 章	1937 年 柏林 ·····	62
第 六 章	哈利法克斯勋爵的日记 ·····	86
第 七 章	慕尼黑政策就是原则 ·····	100
第 八 章	慕尼黑——意外的后果 ·····	108
第 九 章	慕尼黑和莫斯科 ·····	117
第 十 章	第 18 次党代表大会和战争 ·····	127
第 十 一 章	3 月 15 日的信号 ·····	140
第 十 二 章	斯大林的绥靖政策,即“第二个慕尼黑”的 幽灵 ·····	149
第 十 三 章	两条轨道 ·····	166
第 十 四 章	条约不可或缺一个人 ·····	173
第 十 五 章	秘密议定书是何时想出来的 ·····	183



第十六章	“白色”战役	198
第十七章	第五次瓜分波兰	210
第十八章	“它们自己一定会这么做”	218
第十九章	在没有成为防线的访问前夕	227
第二十章	莫洛托夫在柏林	239
第二十一章	访问之后	250
第二十二章	战争是怎样进行的?	258
第二十三章	第 21 号训令	269
第二十四章	苏联的回答	291
第二十五章	莫斯科, 1941 年 5 月 5 日	307
第二十六章	“情报机关准确地作了报告”	323
第二十七章	一场大游戏	338
第二十八章	朱可夫计划之谜	350
第二十九章	失误的不仅仅是斯大林	362

第一章

“巴巴罗萨”计划之前的一段很长时期

政治日历不同于计算社会存在和人的寿命的阴历历法、尤立安历法^①、格里高利历法^②，以及其他各种历法。在上述历法中，年份会突然被缩小成月，而月份则被缩小成周，甚至于日。相反，有时候月份会被延长为年份。当然，历史学家总想最准确地确定政治变革的日期。有时这显得很简单，如命运注定日^③、热月^④9日、雾月^⑤18日，还有像10月25日、8月23日、6月22日，甚至连1917、1939和1941这些年份都不用加上。但是历史进程的重要日期往往是带年份的。要确定历史进程起源的日期却困难些，然而，这原本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

希特勒首次谈起武装进攻苏联的计划是在什么时候？

当然，对这个远非修辞性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希特勒尚未成为希特勒的那个时候去寻找，从希特勒20年代利用德国各种右翼极端组织人数不多的集会，并且以一个不起眼的发言人开始自己政治生涯的那个时候去寻找。1924—1925年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所写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一段有名的话语可作为这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不负责任的声明——因为希特勒当时还未担任任何国家职务，而且他的党也很少有人知晓，甚至在德国境内



也是如此。其实,阿道夫·希特勒纲领性宣言所反对的那个国家——苏联已经注意到这些声明。1934 年 1 月 31 日,当时还是中央委员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全苏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 17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

……现在有两个反革命进攻基地在反对我们:一个是法西斯德国,另一个是天皇制度的日本。同志们,我愿在这里从非常“可靠的”消息中援引几段,目的在于,更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敌人所实行的方针的特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

1. 我们正在结束德国人不停顿地向南欧和西欧的推进,并把视线转向东方的领土。我们正在结束殖民地的贸易政策,向夺取新领土的政策转变。至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的新领土,那么我们只能认为是俄罗斯及其所控制的边境地区。命运本身似乎已经指明这条道路。把俄罗斯交给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后,它使俄罗斯人民失去了在此之前创造并保障自己国家的财富的知识分子。因为俄罗斯的国家组织不是俄罗斯境内的斯拉夫民族国务活动的结果,而只是日耳曼人在这些低级种族中进行创造性国务活动的光辉典范。

2. 德意志的使命是——由剑提供土地保障的德国犁铧,在勤奋翻耕。

① 即儒略历,旧俄的历法。

②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行的新历,即现在的公历。

③ 即 3 月望日,公元前 44 年朱里·恺撒被暗杀的日子。

④ 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历(1793—1805 年)的第十一个月,相当于公历 7 月 19—20 日至 8 月 17—18 日。

⑤ 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历(1793—1805 年)的第二个月,相当于公历 10 月 22—23 日至 11 月 20—21 日。



3. 德国人民在对外政策领域里的政治信条是：如果在德国旁边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那么你们可以认为，采取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阻止这个国家出现。这不仅是你们的权力，而且也是你们的职责，或者如果这个国家已经出现，那么“你们可以将这个国家消灭掉”！

4. 今后我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不应当是既东又西的方针，而应当是获取我们德国人民所必需的领土的东方政策。

希特勒这样公开地号召消灭我们的国家，他直言不讳地说，要用剑从我们苏联现有的领土中获得似乎德国人民所必需的领土。

这就是这个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同志们，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就是在历史责成我们肩负的各种规模巨大的历史性会战中我们将与之交手的人……

希特勒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中反苏言论很多。他向当时有实权的德国政治家们作过阐述。例如，他曾向当时颇有影响的《莱比锡新闻报》编辑里哈德·布赖廷格说过。希特勒说：

“有朝一日，我们把同苏联的斗争列入我们的计划时，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会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不应该对俄罗斯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因为这是在我们大陆上发生的事。斯拉夫民族同无产阶级专政相结合的俄罗斯化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力量。如果这种结合变成事实，那会怎么样呢？想想斯大林所拥有的人力潜力和原料财富吧！现在该是我们的政论家们发出警报的时候了。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从来都没像今天这样大。在获得政权以前，我们就应该向英国人、法国人，甚至向美国人和罗马教皇



讲清楚,我们迟早将要发起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远征。我们应当毫不怜悯地把远东变成殖民地。

“……我们希望一个反对俄罗斯化,反对斯拉夫民族的安全壁垒,从北挪威一直延伸到黑海。绝不能忘记的是,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是新形式的俄罗斯化……斯大林——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大俄罗斯人,是伊凡雷帝的继承人。”

希特勒——他有一个长处,那就是恬不知耻地公开说出自己的计划。他也毫不掩饰自己露骨的机会主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时准备接纳任何人加盟。他时而痛斥英国是世界宪兵,时而又敬佩它控制殖民地的本领。他时而建议波兰加盟反对俄罗斯,时而又发誓永远仇恨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的当权者。但是有一个常数是永远不变的,即不可调和地仇恨苏联,仇恨“俄罗斯化”,仇恨“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专政”。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反对俄罗斯。”他时而歪曲这个定义,时而又歪曲另一个定义(针对不同的对象),为后来即 1940 年,由希特勒本人想出来并确定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的军事行动作准备。

1933 年 2 月 3 日,当时已经当上德国总理和实际上成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向国防军(未来的武装力量)的高级军官发表公开讲话时,就谈到自己的计划。当时的参加者之一李普曼将军为历史保存了这一讲话的记录。实际上,这就是对未来的“巴巴罗萨”计划的第一次概述:

1933 年 2 月 3 日,柏林。希特勒总理在看望陆军将领哈麦尔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时,对陆海军指挥人员的讲话。

惟一的政治目的:夺取政治权力。国家的整个领导层(包括它的下属部门)都要为这一目的服务。



1. 对内政策。完全改变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任何违背总目标(和平主义)的情绪都不容许存在。谁不服从,谁就将遭到灭亡。要用枪炮和剑根除马克思主义。要让青年人和全国人民自觉地懂得,只有奋斗才能拯救我们;别的一切都要为这一思想让路(这一思想体现在即将产生的千百万人参加的纳粹运动)。要教育青年人,要以各种手段加强军事准备。变节者处以死刑。国家实行最严格的、有权威的控制。要根除民主的毒瘤。

2. 对外政策。进行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在日内瓦争取平等。但是在人民尚无作好军事准备的情况下,这样做的效果不会大。要关注盟国的情况。

3. 经济方面! 要拯救农民! 殖民地政策问题。无目的地扩大出口。世界需求能力受限制,到处都是生产过剩。居民——让失业大军部分就业是惟一的希望。但是这需要时间,不能指望出现急剧变化,因为德国人民的生活空间太小。

4. 建立武装力量——实现重建政治权力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前提。应当重新实行全国兵役制。但是为达到此目的,国家政权机关应当关注的是,使义务服兵役的人在入伍前或退役后,都不受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毒害。

夺取政治权力后,如何对待这一权力? 现在尚不能说。也可能要夺取新的出口空间;也可能——这最好不过了——在东方夺取新的生活空间并无情地使之德国化。当然,首先应该通过政治斗争改变当前的经济状况。现在所进行的一切都是临时措施。

武装力量这是最重要和最典型的国家制度。它应该是无政治立场和无政党的。国内斗争不是它的事,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事。与意大利不同的是,军队和冲锋队没有任何交叉。最危险的时候也是建立武装力量的时候。种种事件会表明,法



国是否有国务活动家。如果有,那么法国将不给我们时间,而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大概还会同自己的东方仆从国一起向我们发起进攻)。

够清楚了吧?然而,到希特勒决定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时,又经过了六年时间。

凡尔赛和约之后的欧洲正确地认为,将发生爆炸性事件——内部的和外部的爆炸性事件。第一,因为任何人——甚至凡尔赛和约的缔造者们——对把这一古老的大陆分成“胜利者”和“战败者”的结果都没有看错。他们未必会指望战败国德国对自己的次等强国地位安于现状。说明这一点的也是历史——过去历次战争经验和欧洲的现实状况,即德国仍然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

情况之所以会这样复杂和难以预料,是因为在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维埃俄国。如果从俄国 300 年罗曼诺夫王朝^①历史变迁来看,即使可以预知沙皇俄国的举动,那么应该对这个工农新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是苏联)有什么预料呢?在彼得格勒发表的宣言证实,新政权及其改名为外交人民委员的外交部长列夫·托洛茨基郑重宣布,正式公布并废除沙皇俄国公开和秘密签订的一切条约。

新俄罗斯是否仍然忠于它曾作为成员国参加对德国及其盟国作战的协约国呢?1917 年 10 月革命后的头几月就“领略”过

^① 14—16 世纪俄国的一个贵族家族。1613 年起沙皇王朝,末代皇帝为尼古拉二世。



对类似问题的回答。布尔什维克利用全国人民抗议只会带来痛苦和损失的世界大战的浪潮,取得了政权。1918年,苏联外交官和军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确认,俄国将退出战争并签订单独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甚至使俄国丧失大片国土。迄今尚未见到过的欧洲政治的新格局出现了。在这个格局下,德国和俄国至少还不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是两个相互保持中立的、也许是友好的国家。

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弗拉基米尔·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就无意美化当时的德国。列宁于1919年3月6日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

“我们不知道将作怎样的喘息——我们将力争抓住机会。也许,喘息时间会更长,也许总共只有几天。一切都有可能,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所有的大国都相互关联,相互约束,而又被迫在几条战线上作战。决定霍夫曼^①行动的,一方面是应当打败苏维埃共和国,另一方面,德国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而第三方面,德国的革命在成熟,在发展,霍夫曼也知道这点,因此可以断言,他不会在这时候攻占皮捷尔,攻占莫斯科。但是他明天可能这么做,这完全是可能的。我重复一遍,在军队存在着不正常的事实这个时候,在我们利用每一时刻的时候,无论如何,哪怕是为了一天的喘息,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联系群众,懂得什么叫战争、什么叫群众的严肃的革命者,都应该使群众守纪律,应该医治群众的病痛,千方百计发动群众参加新的战争——任何一个这样的革命者都会为我们辩护,把任何可耻的条约看成是正确的,因为最终——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俄罗斯的复兴。”

① 霍夫曼将军是德国参加布列斯特谈判的代表团团长。



列宁认为,德国帝国主义是苏维埃俄国正在开展的世界革命的进程中潜在的和可能的敌人。这一评价说明,对列宁来说,保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是最高准则。比如,1920年7月23日,列宁用密电通告当时正在南方面军的斯大林说:

“德国共产党认为,德国能够派出30万由流氓分子组成的军队来反对我们。”

这样,德国——两年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之建立紧密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联系——也被列入敌人的阵营,也就是被列入世界革命敌人的阵营。

在这种条件下,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便“初步尝试”同德国建立关系,然而建立这种关系注定不是已身患重病的列宁,而是他未来的接班人斯大林。

但是当年年轻的斯大林必然要接触到的,如果不是德国,那也一定是德国社会民主。要知道,俄国工人革命运动及其思想家们都是靠德国的社会民主起家的。最初印刷的斯大林的作品中有一份传单,这份传单1910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散发了4千份。该传单迄今尚未公布过。

德国工人年高望重的领袖倍倍尔的名字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过去他是个普普通通的车工,而现在则是个大名鼎鼎的政治活动家,在他的批评面前,在他那铁锤般的打击面前,各种“加冕人物”、获得专利权的学者总是显得微不足道。千百万德国无产阶级都把他当作预言家,听他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

1910年2月22日是他70岁寿辰。

这一天全德国战斗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国际局、世界各国国有组织的工人隆重庆祝老倍倍尔70岁诞辰。



然而重要的是,纪念倍倍尔生日的庆祝会与最明显表示德国社会民主党威力的日子,与为争取全面选举权而在普鲁士组织空前规模的和人数众多的游行示威的日子正好都在同一天。

倍倍尔完全有权利说,他这样做是不无目的的。

倍倍尔的生活与活动就是如此。是的,倍倍尔确实已经很老,但是他的心却非常年轻。他依旧坚守岗位,期待着新的搏斗和新的胜利。

只有战斗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这样生气勃勃、永远年轻、永远向前看的倍倍尔来。

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才能为激情沸腾的倍倍尔提供更广泛的空间,使倍倍尔总是不知疲倦地冲锋陷阵,去打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旧世界。

倍倍尔以自己的一生和活动证明,无产阶级的强大和不可战胜,证明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

显然,年轻的斯大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了很好的了解(他后来用最粗鲁的话对它进行痛骂并把它叫作“社会法西斯”党),并高度评价它所起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作用。但是几年后,当他在维也纳并撰写自己第一部有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这本书时,他已成为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评论家队伍中的一员。然而后来,——在10月革命之后和在德国、奥地利,以及欧洲其他各国建立共产党期间——再也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二位活动家能像他那样,同作为欧洲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主导力量的社会民主主义进行过顽强的斗争。常言道:时代在变。

这位年轻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同西方世界这一社会民主运动诞生地的现实生活接触很少。从流放地逃出来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于1913年1月前往国外——来到奥匈帝国。他当



时住在哈布斯堡帝国^①的首府——维也纳。在斯大林的档案里有一份维也纳警察局的登记表,但是上面写的不是斯大林的名字,而是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一个外来人在他的住所里向他租用了一个床位。

住在熟悉的同道者那里,对布尔什维克侨民来说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也便宜。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已经具有侨居国外的生活经验,他(与斯大林不同)懂外语,可以轻松地了解别国的情况。这对斯大林来说,可就困难得多。他得依靠朋友们的帮助,当时在维也纳的另一个侨民尼古拉·布哈林,在这方面给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服务。精通外语的布哈林帮助斯大林完成了党的任务——起草纲领性文件《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帮助斯大林的,还有当时居住在维也纳的托洛茨基。

同奥地利的外部世界侨民们实际上并没有交往。据亚·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斯大林只是常常带着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女儿在邻近那个美丽如画的申布伦斯基公园里散步。他的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完成党的任务上。

斯大林(列宁这时期称他为“神奇的格鲁吉亚人”)的工作受到要求严格的“订户”的喜爱,所以从那时起,列宁就离不开斯大林了:因为从在维也纳起,斯大林从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的崇拜者变成了它的热情的评论家,变成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他要推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民族文化自治”的构想,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就是以这个口号当作武器使用的。

在苏维埃时期,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在自己第一次担任政府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第一次遇到德国的国家政务(而不是

① 奥地利历史上的王朝。



尚未掌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921年,令他感兴趣的是,德国经济代表团在近东和中亚活动的问题。当时苏维埃俄国的主要敌人是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因此人民委员提请列宁注意的是,为了削弱不列颠的影响力,最好能利用那些很想在这一地区安顿下来的德国商人和企业家。列宁很欣赏这个想法。

但事过不久,斯大林紧接着就着手考虑德国问题,而且是用非常特殊的方式考虑的。

第二章

为什么 1923 年 11 月 9 日没有 建立苏维埃德国？

1923 年 10 月 10 日柏林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红旗报》刊登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文章不是用德文，而是用俄文刊印的，而且不是用的印刷体，而是手写体。字迹清晰，但又不熟悉。全文（在旁边有德文译文）如下：

未来的德国革命是当代最重要的世界性事件。德国革命的胜利对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来说，其意义要比六年前俄国革命胜利的意义重要得多。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无疑将把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莫斯科转到柏林。

《红旗报》可以向自己祝贺这一重大胜利，因为它是一个可靠的灯塔，照耀着德国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道路，帮助它再度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的领袖。我衷心希望《红旗报》在未来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激战中，在为正在诞生的劳动德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斗争中取得新的决定性的胜利。

约·斯大林（签名）



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把它收入自己的文集中,其原因很多: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文章引起外交丑闻。文章反映,一位执政的俄国党的领导人号召在德国搞政变,而俄国党同当时的德国很友好。第二个原因——显然是主要原因——那就是作者不愿意回忆苏、德关系中这个几乎被忘却的事件。可是确有此事。当时企图用武力去推翻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且这一企图得到苏维埃俄国的纵容和支持。

有关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的类似的文件,至今仍存放在俄共(布)(即苏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档案馆里,卷宗的标题是“德共——德国革命”,而在政治局的其他文件库中和卷宗里也有。今天这些材料读起来像是某种幻想小说,尽管其中有大家熟悉的、耀眼的名字,如季诺维耶夫、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台尔曼^①、蔡特金和斯大林。

通常认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几年里,斯大林负责的是对内政策(首先是民族政策)和军事政策。但是这些文件所说明的则不是这样:自从担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1922年4月)以来,斯大林就把对国际事务的影响纳入自己关注的范围之内。这是不难理解的,对列宁所创建的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总部来说,所期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诸多问题自然会同苏维埃内的和党内的事务融为一体。在共产国际各政党中,德国共产党占首位(后来是俄国共产党),所以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对它特别关注。

1923年初,根据来自德共人士的重要信息,莫斯科确信,德国的革命形势正在形成。俄共(布)把所希望的当作现实的,因此决定,要对这一进程给以帮助。1923年夏天(7月),政治局听

^① 台尔曼(1886—1944)德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1925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主席。